

一位厦大女教授眼中的华社大好人 华贤前辈黄炳康先生百岁冥诞纪念

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施雪琴

写在前面：今年5月，是印尼社会公认的华贤大好人黄炳康先生百岁冥诞。黄老于2018年2月5日驾鹤西行，享寿97高龄，德高望重，此生无憾。印尼华媒记者前辈沈慧争先生曾评价说：“印尼华族有很多好人，黄炳康先生就是其中一位。但在华社，要找像黄老一样高风亮节，处处关心别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又爱国爱乡的好人，实在不可多得。”

黄老先生祖籍福建泉州南安，1921年生于安溪，少年随母南迁印尼棉兰。后辗转国内，曾在广东梅县就学，在福建南安从教。后重返印尼定居。他一生情系桑梓、热爱印尼、热心公益、乐善好施、对中印尼友好关系发展做了许多工作，深得印尼华社爱戴与赞誉。

黄老生前，我因访学和学术研究多次来印尼，与黄炳康先生相识相交数年，深感其高尚人格品德和社会影响，交往中的点点滴滴，令我心中特别温暖而感动！黄老离世这几年，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，时常像电影一样清晰地浮现于脑海。

在他百岁冥诞之际，谨以此文寄托对黄老的敬仰与纪念。

2005年12月，我到印尼日惹的迦查马达大学访学，这次我第一次到印尼，期间停留雅加达数日，经《千岛日报》记者沈慧争先生介绍，住在当地华人黄炳康（印尼文名 Logam Soepadhi）先生家中，之前我与黄先生素不相识，只是听沈先生说他是一个对祖国感情极深的印尼华人，他对中国的感情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，许多到印尼的华人只要与黄先生联系，不论贵贱，地位高低，都能得到他及时、实在的帮助。雅加达短短数日，我深切地感受到沈先生的话一点也不夸张，我亲身体会到的不仅是黄先生的赤子之心和爱乡情怀，还有黄先生对第二故乡——印度尼西亚及其人民的关切与真情。

飞机深夜降落在雅加达国际机场，我终于踏上了印度尼西亚的土地。黄先生和沈先生的司机早已经等在外面。沈先生是客家人，早年从事华文报业与华文教育工作，苏哈托上台后，印尼华文遭到全面排斥与禁止，华文报纸被迫停刊，华校也被迫关闭，印尼众多的华文报业和华文教育从业者一夜之间顷刻失业。所以30多年来，沈先生只得放弃自己热爱的华文教育事业，转到公司打工，赚取微薄的工资来补贴家用。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，印尼华文逐渐得到解禁，一些华文报刊重新复办，华文教育也逐渐活跃起来。所以，沈先生在近古稀之年终于迎来了华文复兴的曙光，又开始重操旧业，出任总部设在泗水的《千岛日报》驻雅加达的记者，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致力振兴印尼华文教育。

终于到了黄炳康先生的家。小车驶进雅加达西区的一条街道，停在一个普通的有两层楼房的小院子里。从机场到黄先生家不是太远，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。一路过来，雅加达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的确不好。除了机场海关人员的勒索，一路上昏暗的灯光、肮脏低矮的贫民窟，推着小车的商贩、一群群聚众的青年……这一切似乎成为印尼社会动乱频繁的注脚。黄先生有早睡的习惯，但听说我到了，他还是起来与我见面，还连说抱歉。这是我第一次与黄先生见面。已近耄耋之年的他身材枯瘦，手臂、腿上的青筋毕露，脸上、手上都布满了老人斑。但就是这样一位几近风烛残年的老人却时刻关心着他的祖国与印尼

的发展。黄先生有两儿两女，两个儿子都在雅加达经商，一个女儿在新加坡，一个在雅加达。孩子们都很孝顺。但黄先生生活习惯与孩子们不同，所以不愿与儿子们住在一起，两个儿子就专门为他买了一栋小楼，为他配了一辆小车，雇了一个司机、一个护士和一个保姆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与出行，一切费用都由他们负责。这是一个特殊的华人家庭，但不如说是一个印尼人家庭。和黄先生住在一起的不仅有印尼司机、护士与老保姆，还有司机不满三岁的儿子，司机的姐姐，老保姆的女儿与外孙女，这些人住在一楼，黄先生住在二楼。除了这常住的七个印尼

多媒体宣扬的印尼华人的形象多么不同啊！黄先生的一天是从早晨四点钟开始，头一件要做的是剪报。他一边抽烟，一边向我叙说他的故事。黄先生祖籍福建南安，1921年出生于福建安溪，后随母亲来到印尼棉兰。抗战爆发后，热血沸腾的他报国心切，与母亲不辞而别，偷偷返回祖国，颠沛流离于闽粤两省。十年间，先是投军未遂，后在梅县一所中学读书，之后又到福建南安教书。十年间，战火隔断了他与母亲的联系，待他返回棉兰时，母亲已经不在人世，母亲辞世时，曾一遍遍地呼唤他的名字……每每说到这里，黄先生总是老泪纵横，唏嘘不已。对过去在中国的经历，他不仅记忆犹新，而

般人难以想象。他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常客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，上至大使、下至门卫，他都看很熟悉，经常带些水果去看望他们，逢年过节，他还准备许多月饼、粽子等中国传统的食品去慰问使馆工作人员。如果这些小事还不足以让你体会到黄先生对中国的感情，那么下面两件事足以让你对黄先生肃然起敬！2000年7月下旬，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对印尼作友好访问期间，在雅加达香格里拉大酒店的欢迎会上，印尼工商会主席却克里发表欢迎词。在致词中，他多次称中国为“支那”CINA。在座的华人华侨大为吃惊，全场哗然。黄先生认为称中国为“支那”，不仅污辱了中国，

们在雅加达的制衣厂和商店。黄先生的两个儿子从商多年，从底层做起，如今已算事业有成。他们在雅加达拥有一家规模较大的制衣厂，每月生产成衣12万打。并自创了名叫“Pojok Busana”品牌。该品牌主要面向印尼中下层人民，销量不错，如今连锁商店已经发展到40多家。他们的工厂采取比较传统的生产方式，厂里的工人并不多，主要负责原料进货、裁剪与包装，制衣的其它工序都被层层分包下去，完全由印尼家庭分工完成。这样，既可以缩减工厂的规模，免得招人嫉妒，又可以照顾到一些贫穷的印尼人家庭，增加他们的收入。这种经营之道，利己利人，值得称道！

惊讶，原来洪教授就住在我家楼上！黄先生很高兴，连连说我们有缘分，然后郑重地托付我一件事情，要我转告他侄儿，希望他回南安老家帮助筹办重修他家老厝的事宜，他死后要叶落归根。晚上，我用录音机录下了黄先生给他侄儿的留言，还有黄先生最爱唱的歌《秋水伊人》，带回厦门。那天早上离开雅加达，黄先生亲自送我去机场。路上，他的手机又响起，苏北棉兰的一位侨领打来电话，希望他晚上到机场去接中国“红十字会”赴亚齐视察灾后援建工作的一行成员，黄先生满口答应了。他就是这样一位乐于助人，甘于奉献的老人！

2012年6月，我终于在厦门见到黄老先生。黄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到广东、福建探亲，他还是惦记着重修祖屋的事情，想回祖籍地安溪看看如何筹办。我陪同他游览了厦门大学，他很高兴，那次见面给我们留下了愉快的记忆。



晚年在家中剪报的黄炳康先生。



2017年7月，本文作者在玛中大学留影。



2005年，作者在雅加达黄炳康先生家里与正在剪报的黄老合影。



2012年黄炳康（坐轮椅者）与厦门大学老师及故乡亲友在厦大专家楼前留影，左三系本文作者。

人，周末还会有他们在雅加达打工的亲戚也来黄先生家小住，好在雅加达常年气候炎热，他们在客厅的地上铺上地毯便可以过夜。我很惊诧有这样的家庭以及黄先生宽厚的待人之道。黄先生和他的印尼佣人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：老保姆悉心地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起居，护士像女儿一样叮嘱他吃药，司机像儿子一样陪他出行，而那个上小学的女孩子则称他“阿公”，除了每天上学前的午餐费，还常常撒娇向他要红包参加同学的生日 party，黄先生对她格外怜爱，总是有求必应，难怪小女孩的同学都误认为小姑娘家境不错，黄先生是他的亲祖父。谁知道这个小姑娘的母亲被歹人诱骗，后又遭暴力殴打，黄先生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，才将她母女收留，让她们祖孙三代都住在她家，并供养小姑娘上学，那桌上的电脑就是黄先生专门为小姑娘买的，他说他要培养印尼人的后代。黄先生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好人！我被感动了！而这样的感动在短短的几日一次又一次地在重复：每次出门，黄先生总要吩咐司机准备好一些零钞备用，他总是想着给人小费或给路边的乞丐；出去用餐，他总去价廉物美的小餐厅，他说他最反对奢侈浪费，主张金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。他说大多数印尼人的生活还很贫穷，华人不能铺张浪费……黄先生的这一切言行与

且还经常向中国大陆来的客人朋友倾诉，时不时还哼唱那首他最喜欢的歌曲《秋水伊人》，“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，残楼静孤燕两三声，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情，梦魂无所寄空有泪满襟，几时归来吻伊人吻，几时你会走过那边地丛林……望断云山不见妈妈的慈颜，楼静残难耐襟襟寝寒，往日的欢乐只引出眼前的孤单，梦魂无所依空有泪难干，几时归来吻妈妈吻，几时你会回到故乡的家园……”歌声里浸满了黄先生对母亲、对故土无边的思念与无尽的悲哀！

也污辱了作为东道主的自己，感到很友善，当场就带头和几十位华裔人士喝倒彩表示抗议，使得却克里有所醒悟，马上改口称中国为 CHINA。黄先生这种维护祖国和海外华人荣誉的勇气和言行，使他赢得了大家的钦佩与爱戴！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中国空军飞行员王伟呢？2001年4月1日中国飞行员王伟驾驶战斗机在祖国的领空执行任务，被闯入的美国飞机无理撞击，机毁人亡。恐怕多数国人早已将此事淡忘，当黄先生还常常惦记着英雄的亡灵。在撞机事件发生后，黄先生就写信给王伟家人表示哀悼与慰问，每逢清明，他还将粽子撒入大海慰问英雄的亡灵。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啊！英雄九泉之下，必会感到无比的欣慰！在雅加达期间，黄先生还特意安排我与他的家人见面，并参观了他

近年来，黄先生带他的孩子和孙子常常到中国观光旅游，希望他们对中国有一个切身的了解，黄先生希望孩子们能学习华文，并有意送孩子到中国学习。但这孩子到中国学习。但这次新加坡留学，中国对他而言只是祖父的家，遥远而陌生！面对这种状况，黄先生是无能为力！也许只有当孩子们自己意识到华文的文化与经济价值时，他们才会自觉地去学习。黄先生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，他是中国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驻印尼顾问，中国广东省归国华侨联谊会驻印尼顾问，印尼-中国友好协会创会人之一，印尼雅加达华裔总会顾问，印尼黄氏宗亲总会顾问，印尼雅加达安溪同乡会顾问，印尼雅加达孔教忠恕基金会荣誉顾问、印尼棉兰鹅城慈善基金会荣誉顾问，印尼苏北棉兰黄氏宗亲会顾问，印尼苏北华裔总会顾问，印尼苏北中华致公创会人之一，印尼苏北五祖庙理事，印尼苏北陈氏宗亲会荣誉顾问。这么多没有实权的“头衔”在身，使他总是很忙，因为他总有人找他“麻烦”，要他帮忙，而黄先生也总是乐此不疲。

接下来的几年，由于工作关系，我常去印尼出差，方便的时候我也联系黄老先生。他还是那样热情，每每知道我去印尼，总是要我去他家里小住，安排得很妥帖，有一次还专门到酒店来接我去他家。面对90岁高龄的老人，谁能忍心拒绝啊！我也很乐意去他家小住，我欣赏他简单质朴的生活方式与天天勤奋读报剪报的习惯，这也许是他的长寿之道。住在他家，看着一个老华人在自得其乐剪报的背影，悠然自得的抽烟姿势（他曾数次解释说不能戒烟，他抽烟只是享受抽烟的这种乐趣，并没有把烟雾吸进去，很聪明的老人啊！），背景是中央电视台第四套的节目，他还时时哼唱小曲……在这些历历情景中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东南亚老华人的文化之根与深厚情缘……人生是一场丰盛的宴席，纵是有缘，也终有一别，数年来游走东南亚各地华社，遇到不少像黄老那样的老年人，他们给予我生命的意义与启迪，让我感受到无私奉献、善良慈悲、悲天悯人的高尚人格与感人情怀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与传承。哲人其萎，风范长存！敬爱的黄老先生，有人说天堂是图书馆的样子，希望真是那样啊，但愿天堂里有您喜欢看的报纸，您在那里还是天天读报剪报，您的音容笑貌，是那么熟悉、可亲、可敬，我们永远怀念您！